

题仿“一般性问题”分两种类型。《中图法》类目表中的具体问题之前设置“一般性问题”就是一种总论性类目,类下详列具体类中具有共性区分的子目,供专论性具体类目做进一步区分。如:各项具体工程技术类目的细分,都按工程的“方面”使用统一的体例进行划分,即:理论—设计—结构—材料—设备—工艺—运行—工厂—综合利用。^[2]由于具体问题可仿“一般性问题”分,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专类复分表,起着转换分类标准的作用。

关于具体问题仿“一般性问题”分,《中图法》曾规定:凡属上一级类目在仿分时,要在其主类号后先加“0”,再加“一般性问题”所属的子目号码。而下一级类目在仿分时,在其类号后不必加“0”,直接加“一般性问题”所属的子目号码即可。但由于《资料法》自然科学各门类下列类较详,《中图法》(第二版)中许多下一级类目在《资料法》(第二版)中往往又成为了上一级类目。^[7]

例:“U463.211 离合器”在《中图法》(第三版)中为下位类,在《资料法》中则为上位类;“U463.211 汽车离合器设计”在类号组合时如未加“0”就会与《资料法》“自动与半自动离合器”的号码相重。因此,凡属下一级的类目在仿“一般性问题”分时,如不在其主类号后加“0”,就《中图法》而言,虽不会产生重号的问题,但与《资料法》相比较,两部分类法的号码体系不能一致,且会产生异书同号现象。^[7]因此,《中图法》(第三版)再次做出明确规定:主表中的类目凡仿“一般性问题”分时,应在仿分号前加“0”。^[3]N/X 自然科学类目中“一般性问题”的“0”不能取消。

取消“中国地区表”中的“专类复分表”,从分类实践来看,这个“专类复分表”的使用频率很低,很少使用……这个“专类复分表”的设置,就造成了频繁跨越仿分的加“0”情况。^[1]

辨正:《中图法》在编制中国地区复分表时,为了便于对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下地区做进一步区分,在表内编制了从省(自治区)人民政府所在地至市、县、乡各级地区的专类复分表,该表的设置为地方文献的分类组配提供了依据。在地方文献的分类标引时,凡主表中的类目注明“依中国地区表分”,均可使用该表号码进行组配。如:《巴陵县志》(岳阳旧称)标引为 K296.43,《华容县志》标引为 K296.44。市级馆为了将所辖县(市)的文献做进一步区分,可将有关地区名称的前两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在复分号之后。《华容县志》K296.44HR,《临湘县志》K296.44LX,《平江县志》K296.44PJ 等。在主表中未注明“依中国地区表分”的类目,为揭示文献的地区特征,可使用“()”国家地区区分号,如《湖南省岳阳市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简介》F125.44(264.3),《洞庭湖水域综合利用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》TV213-53(264),《岳阳楼大修资料汇编》K928.74-67(264.3)或 K928.74(264.3)。^[8]鉴于“中国地区表”中的“专类复分表”在类分地方文献中的作用,取消该“专类复分表”,笔者认为欠妥。

[参考文献]

[1] 施振宏. 加“0”问题复杂性探究及其解决办法 [J].

图书馆理论与实践, 2003, (5): 55-56.

- [2]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会.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(第四版)使用手册 [M]. 北京: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 1999.
- [3]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会.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(第三版) [M]. 北京: 书目文献出版社, 1990.
- [4]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会.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(第三版)使用手册 [M]. 北京: 书目文献出版社, 1991.
- [5]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组.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(试用本) [M]. 北京: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 1973.
- [6]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会.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(第二版) [M]. 北京: 书目文献出版社, 1980.
- [7] 俞君立, 黄葵. 《中国图书馆分类法》(第三版)类目复分方法及其疑难解释 [M]. 西安: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96.
- [8] 管莉萌. 谈市级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分类 [J]. 国家图书馆学刊, 2002, (1): 81-84.

[作者简介] 管莉萌 (1958-), 女, 湖南南县人, 岳阳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, 发表论文 10 余篇。

[收稿日期] 2005-01-14 [责任编辑] 王 岗

动态·资料

全国政协委员呼吁 对“黄金书”亮“红灯”

售价 1.96 万元的黄金版《孙子兵法》, 售价 1.8 万元的纯金浇铸版《毛泽东诗词手迹》, 售价 2.6 万元的白金珍藏版《邓小平南方谈话》, 售价 1.38 万元的纯金珍藏册《人民总理周恩来》……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, 陈漱渝、瞿世镜等委员直斥这种“黄金书”现象是典型的奢靡浪费, 容易导致腐败犯罪。

“出版商在印刷发行‘黄金书’时, 都会打出诸如‘文化内涵深厚, 可以传播伟人的光辉思想’‘制作精美, 可当作传家宝, 保存万年之久’‘升值潜力大’之类的广告词来诱惑消费者。”陈漱渝委员说, “其实发行者、购买者或受赠者都心知肚明: 无论是送的人还是收的人, 他们所看中的绝不是‘书中自有黄金屋’, 而是书籍本身真实的黄金白银。这不仅是一种变相行贿, 也是一种资源浪费”。

陈漱渝、瞿世镜等 12 名委员因此提交提案, 呼吁对“黄金书”的出版亮“红灯”。他们指出, 改革开放以来, 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, 但人均收入仍然偏低, 甚至还有相当多的贫困人口处于收入分配金字塔的底层, 需要政府扶贫。像“黄金书”这样的奢靡浪费之风断不可长。

——摘自 2006 年 3 月 14 日《中国文化报》